

《聖潔的減法算術》

關於簡樸與過度的思考

I. 小玩意之墓

我們擁有多少閃亮的設備?
每一台光潔的機器，是否都是一張如鏡的面具?
這些工具真的能滿足我們真正的需要嗎?
還是只是孤獨靈魂藏身於複雜數位堆疊的方式?
那些失去光線的設備將會怎樣?
它們會被丟棄，繼而緩緩被如靜脈般的藤蔓覆蓋嗎?
當土壤與微生物開始改變它們的形貌時，
鈎會成為它們的福音，塵土會成為它們的詩篇——
它們以一種詭異的寧靜，見證了自身的消逝。

除非我們學會將廢棄之物轉化為無害之物的煉金術，
我們最終會在我們的垃圾上窒息。

水銀、錫、鋁與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在微觀層次上糾纏交融，
讓凡人的軀體愈加脆弱，
並一點點侵蝕我們的神經與思維。

II. 帝國的過度

帝國式的揮霍無度
衰老中的帝國還需要多少座陵寢，
直到它們的王座長滿毒草?

我們還不夠變出更多的怪誕不經，
貪婪、蟲蛀般虛榮的把戲?

我們又準備要宣揚什麼新的可憎之事?

難道我們不應該學習簡單生活的聖潔算術，
在更少之中，找到更多的滿足?

當我們臃腫的架構傾向大海，
膨脹到前所未有的危險程度時，

我們貪得無厭地追求黃金利益，
然後只想哀求一場風暴來洗淨滿身的污漬。

又有什麼能洗去我們疲憊不堪的身心?

如果風暴來臨，我們將如何迎接它的呼嘯?
暴雨將至，我們又該如何迎接它?



禮彌：（她輕笑著，意味深厚而甜美，一如陳年美酒般緩緩溢出，帶著一絲諷刺的意味）啊，這精妙的矛盾之詞！這首關於擁抱簡樸的詩，諷刺的是，竟然如此巴洛克式、迷宮般複雜。這不正是人類的現今的處境嗎？我們對於簡樸的渴望，反倒催生出一片糾結的荒野。

姆：（帶着幾分哲思般地半聳著肩，眼神冷淡而漠然）那當然。純樸，正是從精緻繁複的身影中誕生。人若未曾經驗複雜的過程，又怎會渴望過簡樸的生活呢？

安德烈：（發出一聲沉重的嘆息後仰，帶著一種陰鬱而鎮定的神情）若真想要過簡樸的日子，也許我們必須捨棄身為人的根本。體現人性，便是揹負一座破碎的堡壘：其中充滿矛盾的慾望、歷代的祖靈，以及彼此角力的野心。身而為人，絕非易事。

禮彌：（搖了搖頭，嘴角微挑，帶着了然又倔強的弧度）我不認為必須退回到原始混沌才能找到簡樸；你只需跪在有組織的信仰之前，甘願被教條擁抱。用一個神聖的單一視角來詮釋世界的狂野混亂，再把一本古老的經典作為你的指南針，同時也是你的牢籠。宗教提供了一種強加的簡樸：一個有牆、修剪齊整、安全的花園，用來抵禦那嘶吼的荒野。

- T Newfields (譯：Liv 和 詩織)

開始：1995年 靜岡市 完成：2025年 靜岡市